

古典文史基本知识丛书

小说与戏剧

蒋伯潜 蒋祖怡



古典文史基本知识丛书

小说与戏剧

蒋伯潜 蒋祖怡著

上海书店出版社

责任编辑:徐力励

* 古典文史基本知识丛书 *

小说与戏剧

蒋伯潜 蒋祖怡著

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 (上海福州路 424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曙光印刷厂排版 亭林印刷厂印订	1997 年 5 月第一版 1997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8 字数: 195 千 印数: 0001-5000
ISBN 7-80622-220-0 / I · 76	定价: 12.00 元

前 言

我国的传统文化，其包容的内含可以很广，凡过去存在过的事物，衣食住行，几乎无不可纳入文化这个范围。但传统文化就其最基本的典籍来说，集中在经、史、子、集四大部类，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十三经（或四书五经）、二十四史、诸子百家以及诗词、歌赋、散文等几大方面，这些可统称之为传统文化的“经典”。作为一个有相当文化素养的中国人，有必要也有义务尽可能多地阅读学习一些文化经典著作，以了解、通晓传统文化的源流嬗变，这样才能进一步谈继承与发扬的问题。所以，经典著作的通俗化、普及化工作，便显得十分重要。

“五四”以来，有许多著名学者在这方面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像章太炎的《国学讲演录》、顾颉刚的《尚书》翻译和《汉代学术史略》、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范文澜的《经学概论》，还有他的一些关于经学的讲演录和《文心雕龙注》等，都是杰出的成绩。这些学者中影响更为广泛的，则是朱自清、周予同和蒋伯潜。朱自清的《经典常谈》、周予同注释的《经学历史》和蒋伯潜的《十三经概论》，都已成为学习传统文化经典的必不可少的入门书。这三部书，解放后分别由三联、中华和上

海古籍出版社重印出版，并多次加印，传播很广。但后二部书专谈经学，前一部书叙述虽很全面，却稍见简略。现在，上海书店出版社决定重印蒋伯潜、蒋祖怡父子合著的原世界书局于1942年出版的“国文自学辅导丛书”中的六个分册，正可弥补这一缺陷，适应当前读者的需要，我以为这对于传统文化的普及来说，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这六本书分别是《经与经学》、《诸子与理学》、《骈文与散文》、《诗》、《词曲》、《小说与戏剧》。据我看来，这六本书有如下几个显著的特点：

第一，文字通俗，深入浅出。作者把艰深复杂的内容，讲得条理清晰，明白易懂，读者很容易接受。

第二，打破旧观念，建立新思想。如把不在经典之列的小说与戏剧提升到经典的位置用专册论述介绍，对白话文学也给以应有的重视等等。

第三，立论公允，不偏不倚。对学术上的今古文、汉学宋学等学派门户之争，不任意偏袒或贬低，据实论述，读者可据此得到完整的概念，并作出自己的判断。

第四，结合实际，具体实用。作者有数十年自中学至大学的教学经验，懂得学生的不同程度和具体要求，使本书的讲解切合读者的实用（如讲诗词则详述格律、音韵）。

第五，古今中外，贯穿配合。本书的论述讲解，不仅讲古，也贯穿至今；不仅讲中国的，还配合讲外国的。正如作者自序所说，本书“以文学与学术为经、文学史与学术史为纬，而文学概论、文学批评、群经诸子及理学之内容流变皆融合于其中”，可使读者对于传统文化及其渊源流变，获得切实明白的知识。

正因为如此，我以为这六本书不仅对于想在这些内容方

面有所了解的读者有帮助,而且对于普及读物的写作,也是一个很好的借鉴范例。当然,这套书也有不足的地方,就是缺少关于史书、史学及其他文史专门知识的讲解与叙述,读者可用别的书(如《中国历史研究法》、《经典常谈》等)来补充。好在本书各个分册相对独立,与整体无妨。

本书作者蒋伯潜(1892-1956),浙江富阳人。早年从钱玄同、马幼渔为师,又曾问学章太炎、梁启超门下,深研经学。三十年代末,任教于上海大夏大学、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兼任世界书局特约编审。抗战胜利后曾出任杭州师范学校校长。解放后任浙江图书馆研究部主任,并多次被选为省、市人大代表。蒋祖怡(1913-1992),毕业于无锡国学专修学校,1948年受聘于浙江大学文学院。解放后任杭州大学中文系教授、系副主任,长期从事文艺理论和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与教学。这套书的出版,也是对这二位前辈学者的纪念。

钱伯城

1996年12月,于上海

目 录

第一章	绪说	1
第二章	小说与戏剧的分野	9
第三章	欧美小说发达略史	14
第四章	近代文艺思潮	23
第五章	中国小说的原始形态	32
第六章	魏晋六朝小说	40
第七章	隋唐之际的传奇	48
第八章	语体章回小说的发轫时代——宋元	58
第九章	明清小说的趋向	66
第十章	新文艺的起来	78
第十一章	中国隋唐以前的戏剧	84
第十二章	宋代戏剧	93
第十三章	南戏和北曲	101
第十四章	昆腔与南戏之兴盛	113
第十五章	“雅部”的没落与皮簧的代兴	121
第十六章	欧洲戏剧的策源	128
第十七章	欧洲近代剧与中国话剧	134

第十八章	从变文到大鼓宝卷与弹词	139
第十九章	电影与文艺	147
第二十章	文艺创作的三大要素	152
第二十一章	写作前的准备	161
第二十二章	小说与戏剧的环境	168
第二十三章	人物与个性的典型	175
第二十四章	小说的结构	184
第二十五章	短篇小说	193
第二十六章	戏剧与独幕剧	200
第二十七章	对话独白与动作	209
第二十八章	作品和作风	216
第二十九章	导演演员及其他	223
第三十章	后记	230
附 录	新旧译名对照表	237

第一章 绪 说

小说和戏剧是文学中的两个重要的因子，在现代中国也渐渐地发达了。开端，我想略述一些艺术的起源说与文艺的本质及和它有关系的各方面。

文学是艺术的一种，所以要论及文学的起源，不能不先论艺术的起源。关于艺术的起源，康德(Kant)和雪勒莱尔(Schiller)、司宾塞(A.Spencer)等主张游戏是艺术的起因，而格罗斯(Grosse)、蒲息尔(Bücher)、蒲力汗诺夫(Plekhanov)和波格达诺夫(Bogdanov)等却主张劳动为艺术之起源的。雪勒莱尔说：

我们在实际生活里，受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束缚，常置身于这双方的争斗之中。但如果我们有生命力的余裕时，由这力量想求得更完全的、调和的自由天地，——即寻求官能的理性义务与适当调和着的别一天地，这便是游戏了。从这游戏冲动而起的艺术，游戏即是超越生活的假象之世界了。

而格罗斯却反对他说：

以游戏为过剩之力的表现这一见解，未必能由事实证明。小狗互相游戏直到完全疲劳，经过最短休息以后，便又游戏起来，这一点儿休息并非是力的过剩，不过恢复了略足再来游戏的。孩子们也是一样，即使他们譬如因长时间的散步而非常疲乏了，但游戏一开始，他们便立刻忘了疲劳，他们并不以长时间的休息和蓄积过剩的力为必要。

蒲力汗诺夫以为艺术起源于劳动的话，实在是唯物史观的文学论，他侧重于人生、侧重于社会，比较格罗斯等以艺术派的眼光来观察自然是不同的。他以为人们在劳动的时候，便哼出了歌唱。蒲息尔在《劳动与节奏》(Arbeit und Rhythmus)一书中说：

在那发达的最初阶段上，劳动、音乐和诗歌是最紧密地相结合着的，然而这三位一体之基础的要素是劳动，其余两要素仅有从属的意义而已。

他后来受了格罗斯的影响，承认游戏先于劳动，并且以为原始民族是个人主义的，只知道个人的利益，不愿顾念族人和家人；原始民族是现实主义的，他们不知道将来，也不会追忆过去。但是蒲力汗诺夫却大为反对，他以为原始民族是社会主义的，决不是个人主义的，也会顾到将来，最重要的一点说是劳动的发生先于游戏，并且举了许多实例。波格达诺夫以为文学的起源，除劳动以外，还有神话，“祈祷和劳动”到“食欲的要求和生殖器的崇拜”是文学发生的原因。厨川白村在《游戏论》里解释了游戏、劳动两者发生先后的争论：

劳动与游戏之间，自身本质上的差别是没有的。……

汗流浹背地在栽种花木，在种花者说来是劳动、是工作，但对有钱的隐居者说，是很好的游戏。

这是关于艺术起源说中最有权力的几派说法，此外，又有艺术的起源和功用的起源说。有人以为人类有爱美的本能，所以在各种物件上自然而然地加上雕刻和绘画，同样，诗歌也被人们所热爱了。另一说以为艺术并不是完全为了爱好，是为功用之外的附属品，譬如野蛮人的手剑并不是为爱好艺术而设的，在功用——杀野兽、争斗——之外，随便加上了艺术的装饰。

文学的起源说大抵如此，诗歌是最早产生的文学形式，以后便是小说和戏剧了，戏剧是最近五六十年后内才产生的小弟弟，但是却已和诗歌、小说鼎足而立。

文学的定义，以 Long 的《英国文学》里的定义最为周密而赅博，他说：

Literature is the expression of life in words of truth and beauty; it is the written record of man's spirit, of his thoughts, emotions, aspirations; it is the history, and the only history, of the human soul. It is characterized by its artistic, its suggestive, its permanent qualities. Its two tests are its universal interest and its personal style, its object, aside from the delight it gives us, is to know man, that is, the soul of man rather than his actions; and since it preserves of the race the ideals upon which all our civilization is founded, it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and delightful subject that can occupy the human mind.

文学是用真实美妙的话来表现人生的，它记载人们

底的精神、思想情绪和热望，是历史，是人的灵魂的唯一历史，它的特质在它的艺术的、暗示的、永久的等性质上，它的要素有二点，普遍的兴味与个人的风格。它的目的除给我们喜悦以外，更使我们知道人——不要知道他的行动而要知道他的灵魂。在这文字里，保存着种族的理想，便是为我们文明基础的种种理想，所以它是人们心中最重要而有趣的题目之一（依朱自清氏译文）。

杜德莱(Louis Dadley)的《文学研究》一书中提出文学的两个特性，一是普遍性，二是永久性。他以为凡作品普遍而又永久的可以说是好作品，他说：

文学的喜爱，是人类最老最永久的特性，在有读者社会以前，行吟诗人就歌唱着英雄的行迹，人们都围着听他们的歌诗。他们的孩子在未知永久的纪录以前即已把故事保存在《伊利奥特》、《奥特赛》、《俾奥胡尔夫》以及《伊达》里面了。种族渐老，对于故事与歌诗的爱好也增加起来。甚至现代的美国，可说是实验的而不浪漫的，故事的爱好还是最显著的特色，在火车上、在火车站、在地道中、在街头、在药房里，说故事常成为香烟糖果贩吸引顾客的手段，实也是适应普遍的要求。有许多文学杂志，每一种销行好几千，通俗小说则卖到好几万本，有几种专刊侧重于书报评论的，甚至工艺的报章杂志，都有一篇小说或一首诗插在农业、装饰或是机械的论文中。因为个个人都爱读书，个个人都爱小说，小孩子年纪太小，要大人讲给他听；老年人连书都拿不动，叫别人念给他听。……不管他的社会地位怎样，不管他的职业怎样，个个人都需要一种文学形式的。

他又讨论永久性说：

我们读 Oedipus 的《King of Thebes》或是《King Lear》的时候，说：“性格是人性的，他们像我们一样。”喜欢现代小说的人觉得这些作品中的人物是人性的，但现在再两百年或两千年的人是否还是感到这些人与他们自己一样呢？现在读《The Forsyte Saga》只为了此书描写他们自己、他们的时代以及风俗而欣悦，那么高尔斯华绥是否普遍的描写了人类的关系呢？有一种杂志刊印各批评家的意见，推举在几百年后仍为人喜读的作品。有人推举罗曼罗兰的《Jean Christophe》，有人推举高尔斯华绥的《The Forsyte Saga》，又有人推举般乃脱的《五镇故事》，每个批评家都推举在他以为是可以诉诸普遍感情的书。但批评家有时也有错误，……我们不能决定一本书是否普遍，必须经过时间的检验。

虽然如此，文学也并不是因普遍而缺少它的作者的个性之存在，也不因为求永久而忘了作者当时所处的时代背景与环境。研究文学与它所表现的种种活动的全体关系，不但不能毁灭它的兴趣，而能还会使这种兴趣更为深刻而广大。文学经过这样研究，一面仍不失它个人的色彩，显出是人的生活纪录。除了个性的发现以外，作品与时代保持着密切的关系，而且文学者一定是时代的前锋。平林初之辅说：“古典文学是以庙堂生活做中心的贵族意识形态的表白，浪漫主义却与之相反，是新兴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表白。”文学是时代的反映，我们决不因求其永久而将时代表现暧昧了的。克鲁泡特金 (Kropotkin) 以为屠格涅夫的六大著作是反映十九世纪后半期俄国的思想和文明的。《罗亭》代表俄国的四十年代，此时俄

国尼古拉第一专政，人们在这制度之下，只是能说不行了。《贵族之家》以倡导斯拉夫主义(Slavophilism)的时代为背景，《前夜》有更积极的斯拉夫主义的倾向，《父与子》以虚无主义为背景。又如欧战期内法朗士(France)、辛克莱等主张战争，巴比塞(Barbusse)、萧伯纳(Bernard Shaw)等反对战争，不谈战争的只有德国的乔治(Stefan George)和法国的Tristan Tzara，这也是时代影响及于作品的。伊科维兹(Marc Ickowicz)的《唯物史观文学论》中以为《鲁滨孙飘流记》由于十八世纪初英国、美国的殖民地的发展，弗洛贝尔(Flaubert)的作品中所表现的是1840年至1850年资产阶级的卑劣与可笑，左拉的《卢贡马加尔丛书》(Les Rougon Macquart)是十九世纪后半期资产阶级生活的写影，易卜生的戏剧是资产阶级动摇的心理的写实。所以有为的作家，他的作品里一定是反映着当时的时代社会背景，同时也作了后来社会的先驱的。

文学与国属及其所有的语言，也是有着很密切的关系的，从俄国小说里可以看到俄国国民性的全部，费尔普斯(W. L. Phelps)在他的《俄国小说内所见到之俄国国民性》(Russian Character in Fiction)里举出语言深刻、眼界广大、头大手小、阴森忧郁等几点特性。戈果里说：“譬如大海，在没有风浪的日子里，比晴朗普照的太阳还宁静；但狂飚一到，便见狂澜轰天地怒吼了。”这句话是俄国国民性很好的写照。Ludwig Lewisohn的《The Spirit of Modern German Literature》中说：

最好的近代德国抒情诗选，选择的标准极严，刚正不阿，八年以内可以卖十二万五千本，同一作者的第二选

集，在三年以内也卖了四万五千本。班士曼(Hans Benzmann)的《现代抒情诗选》在九年内竟销了七十五版，德曼尔(Richard Dehmel)的《百首诗选》在五年内也销了二十版，像乔治和列尔克(Rilke)那般晦涩的诗也销了五六版，并且从不曾绝版过。

可见德人读书的厉害了。潘光旦有《德日民族相肖说》，称他们有服从心理、悲观哲学、自杀倾向。这三者非常明显，在他们的小说、戏剧中也可以看到的。因国民性的关系，文学与语言也发生了联系，克鲁泡特金在《俄国文学的理想与现实》(Ideals and Realities in Russian Literature)的开端说：

屠格涅夫在他的死床上给俄国作家们的一篇遗言里，哀请着他们保持那珍贵的遗产——俄罗斯语言——的纯粹。

克罗采(Croce)的《美学》里说：

一座山、一首诗、一只歌，对于人是美丽的，当然他的感觉是表现在里面的时候，至于我们说它将那些表现给他，或他在它里面表现了些，这是没有什么分别的。严格的说来，所表现的不是语言，而是应用语言或是懂得语言的人。

此外，另有一个问题，便是文学与道德的关系。托尔斯泰以为，作品的好坏要看其中是否与道德有关，道德性的文学是有价值的。而山泰耶那(Santayana)的《美感论》(The Sense of Beauty)中将美和道德分开，厨川白村在《苦闷的象征》里也以为文学不是 Moral 而是 Nonmoral 的。居友(Guyau)

以为艺术的德性是应该看它是否能使现实社会进步与否而决定它的价值的。

第二章 小说与戏剧的分野

小说、戏剧与诗歌是文学上的三大主流，虽然小说、戏剧的发端，其历史的悠久远不及诗歌，但是它们到了现代却操纵着文学的全体。这两者既然都是文学的形式，那么它们的不同在哪里？让我们选择戏剧与小说的比较妥当的定义来加以研究吧。美国现代批评家哈密尔顿(Clayton Hamilton)说：

戏剧是由演员在舞台上，藉客观的动作，用情感而非理智的力量，当着观众，表现一段人与人间意志的冲突。

而斐尔庭(Fielding)以为小说是放大的喜剧，用以描写现实人生的。由此我们可以知道，戏剧和小说目的是相同的，但是它们表现的方法各不相同。最明显的，小说是利用文字的表现来刺激官感，而戏剧却用动作直接地表现于观众之前的。

我们更仔细地分别一下，小说的作者尽可以想像一个合理而有趣的环境，甚至在浪漫主义者的笔端下，可以写出人间所从不曾见到过的妖异鬼怪的变形，或者也可以任意加上小说中人物的一种奇特的外形，但是这种情形，在舞台上演出的时候便会遭逢不现实的困难。次之，小说的读者虽然众多，但